

## 重阳节抒怀

◎张承新



在这秋风送爽，硕果飘香的金秋，我们即将迎来一个温暖的节日——重阳节。

重阳节是我国传统的节日，至于起始于什么朝代，现代人已经没有人有兴趣去查证，我只知道重阳节又是登高节，在这一天，中国人有登高游玩的习俗。

今年的重阳节，恰好处于国庆长假期间，有大把的空闲时间。我们一帮好友早就约好，到时一起去安徽爬天目山。给自己的心情放个假，呼吸一回新鲜的空气，享受一回大自然美丽的风光，登高远眺、神游天地、舒畅胸怀，学唐代大诗人杜甫那样，也抒发一回“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雄心壮志。

从古到今，中国人一直把重阳节当作相思的日子。唐代大诗人王维，那年身在异乡，饱受孤独寂寞之苦，相思之情泛滥如潮，在重阳之际，真情流露，不禁吟道：“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

一人。”宋女词人李清照，因丈夫身在异地，思念与牵挂交融，在重阳时节，痴情写下：“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而今，一曲《九月九的酒》，更是把背井离乡的人那种辛酸、那种无奈、那种迫切想家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世界上最大的恩情是什么？是父母的爱，它比海深、比天大。因此，儿女回报感恩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事。自从1989年，我国把每年的九月九定为“老人节”之后，传统的重阳节有了新的含义，成为儿女们尊老、敬老、孝敬长辈的日子。这一天，他们或来电问候，送上美好的祝福；或从忙碌中抽出时间回家侍奉膝下，陪伴父母说说话，给父母揉揉肩、捶捶腿，或给父母做一碗可口的饭菜，或为父母添一双鞋、买一身新衣，讨父母开心。父母脸上的笑容，是做儿女的最大的幸福。

岁岁重阳节，今又重阳，人们思亲想家，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一件发生在我身上有关重阳的糗事。国庆长假将至，那天，我安排班组里的人假日值班，我几乎把班组里的人都点到了，居然没有一个愿意在10月2日那一天值班的。我脑筋一时没转过弯，还以为他们忌讳“2”字才不愿值班。等我回过神，知道10月2日是重阳节，不禁哑然失笑。看他们一个个躲闪的眼神，我明白他们的心思，都想重阳节那一天在家和家人团聚，就没有勉强他们，而是跟别的班组借调了一个人，请他重阳节那一天值班。见我这样通情达理地安排，他们都松了一口气，露出开心的笑容。

走完三百六十五里路，又见重阳。在这个美好的日子里，让我们暂停一下忙碌的脚步，与重阳节一起飞，彻底享受一回节日的轻松和惬意，彻底享受一回与亲人团聚的温馨和幸福。还父母的感情债，做一回他们心中的乖儿女，这样，我们的心中就会少一分愧疚，多一分快乐。

## 偷闲学少年

◎张鹰

我有个铁杆博友，年龄39公岁，南京的老城南人，现居上海。报刊上常见他的大名时盛麟。读他的文字，仿佛徜徉在夫子庙的街巷里，随意得好；仿佛夏日里坐在自家井台边，雨花茶就着盐水鸭，惬意得好；仿佛秋日里走亲访友，亲切得好；又仿佛冬日里围炉夜谈，温暖得好。

一个78岁的老人，眼神不济，打字发帖都已经吃力，锦绣文章何以如雨后春笋，有悖年岁的文字（他的话），牵住许多年轻朋友的心和眼？我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找到答案。他说：“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其实，欲获少年心态，本无需偷闲学，放浪一下也无妨。

好一个“无需偷闲学”！虽然，生理年龄已过午天，须发飘白，光华不再，但只要“偷闲学少年”的闲情逸致，心中就依然会充满热情和生气，依然会闪耀青春的火花。

“偷闲学少年”古今中外有之。北宋的一个春日，有位乐观豁达的老人，独自分花拂柳在河畔游玩，美景赏心悦目，老人感到一种无忧无虑的欢乐，于是写出脍炙人口的诗句：“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这个老人是北宋著名的哲学大家程颢。他向人们展示了一幅情景交融的画面，同时给了老人们一个启示：追寻童年岁月的感受，找回孩提时的乐趣，哪怕旁人说道嬉耍学少年。

“偷闲学少年”的喜好，在长寿老人身上多见。南宋诗人陆游年过古稀，还常同自己的曾孙骑马玩，有诗为证“整书拂几当闲嗜，时取曾孙竹马骑”。在那个生活、医疗水平低下的年代，陆游能够

活到85岁，也许正是得益于童真不泯的秉性；同样活了85岁的科学家牛顿，在垂暮之年，常饶有兴趣地拿着麦秆，对着太阳吹肥皂泡玩，如醉如痴地观赏飞舞的绚丽；科学泰斗爱因斯坦，他在教邻居孩子算术时，要求的回报是能分享这个孩子的糖果；近代画家丰子恺看到孩子把鞋脱了套到凳子脚上，创作灵感顿时爆出，挥毫画出《凳子四条腿，阿宝两条腿》……他们的快乐，源于他们心底的那份童真。

前几天我在公园看到几个老人滚铁环，那奔跑的身姿、开怀的笑声，构成一幅生动的“偷闲学少年”的画面。展现出一种“我如花影，刚被太阳收拾去，却教明月送将来”的美好意境，让我感动，让我跃跃欲试。

可惜有少数老人被旧观念所束缚，认为“学少年”不庄重。其实，老年人若能兴致勃勃地参加青少年甚至幼儿的活动，正是一种合乎科学的健康长寿之道。没有一种药品比“心乐”更有效果，没有一种保健品比得上“童真”。当我们看到同龄的老人，有人精神矍铄、活力不减，仿佛越活越年轻；有人则萎靡不振、老气横秋。虽说有身体强弱因素，但很大程度上是心理因素的影响，要驱散老人心中的暮气，就要“偷闲学少年”。

当把“偷闲学少年”作为功课和保健来做，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就能保持洒脱恬淡、气定神闲、乐已及人的开豁心态，那么，返老还童就会应验了。

——投稿论坛

平顶山新闻网——鹰城网事

## ●小说连载

### 首席医官

(2)

■文/谢荣鹏

#### 医不叩门有道理

曾毅一摆手，爽朗地笑道：“没事，童言无忌，童言无忌。看得出这两个小家伙的感情倒是挺深的。”刚才这一老两小上车，曾毅就看出来了，这两个小孩是一对龙凤胎，老者应该是他们的爷爷。

老者心里不由对曾毅多了一分好感。虽说是童言无忌，但无端被骂作是狗，一般火气盛的年轻人怕是受不了，而眼前的年轻人却很大度，丝毫都没有放在心上。

“小哥这是要去哪里？”老者跟曾毅攀谈了起来。漫漫长途，能有个聊天说话的人也不错。

“我去荣城。”曾毅答道。

“那同路啊，我们也去荣城。”老者呵呵笑了起来。他看曾毅也就二十岁出头的样子，长得文质彬彬，像是个大学生，就问道：“你是去念书的吧？”

曾毅摇头道：“算是去旅游吧……”

曾毅没说实话。他这次去荣城，其实是受了师哥的邀请，要到省人民医院去实习的。但他本人对于进入大医院工作没有什么兴趣，所以对此行的期望也不大，只是碍于师哥的面子，不得不去一趟罢了。

“那你可是挑对了地方，荣城是南江省的省会，有山有水，气候宜人，能玩的地方特别多，人文景观也多，比如青阳宫、文殊院、玉龙山、天府街……”老者似乎对荣城非常熟悉，各处地名如数家珍。等把荣城的好地方介绍了一遍，他又道：“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趁着年轻到各地走走还是大有好处的。”

“是，您老说得对，”曾毅笑着点头，然后顺着老者的话道，“您老这次去荣城，是要给孙女看病的吧？”

此话一出，老者的心里顿时警惕起来。他这辈子走南闯北，深知这火车上最是鱼龙混杂。有些人专门干一种勾当，先是找机会亲近你，拿话套取信息，再和同伙设局进行坑蒙拐骗。这种勾

当老者见多了，只是没想到今天让自己遇上了。眼前这个光鲜体面的小伙子，肯定就是此道高手，不动声色之间，竟把自己孙女得病的事看了出来。

“你还会看病？”老者脸上依旧是笑意盎然，嘴里却是不漏丝毫的口风。

“稍微懂一点。”曾毅并不知道对方已经起了戒心，接着说道：“我看小妹妹的病没什么大碍，不用看医生，只要每天早晚各喝上一杯热糖水，注意不要吃生冷的食物，过一个月自然就会好了。”

曾毅之前并不是要无端地跟小女孩搭讪，他一眼就看出那小女孩生病了。小女孩的身体明显偏瘦，而且面色隐隐发青，就算是不懂医的普通人，只要观察得稍微仔细一些，也能看出小女孩的身体不好。

不过这可不是重点。曾毅说话之后，反而看着那个正在吃冰棒的小男孩，换上一副严肃的表情：“倒是您这个孙子的病有点严重，这几天暑气正盛，他身边随时要有人照看，否则有点危险……”

曾毅说这话的时候，刻意压低了声音，他怕小孩子听见了会有什么负担。

不过这动作落在老者的眼中，反而成了一种鬼祟的行径，这让他更加肯定了自己的判断：眼前这小子就是个骗子，为了骗钱，他故意拿这种吓人的话来唬自己的。

作为一家长者，哪有不紧张自己孩子的，一般人乍听到这种话，不管真假，多半都会上当的。这老者倒不是心狠，只是他对孙子孙女的健康状态太了解了，前两天刚做过一次全身检查，要说孙女有病，那是事实，可孙子白白胖胖、活蹦乱跳，平时又吃得香睡得好，怎么可能会有病？

老者心中厌恶至极，嘴上却道：“小哥你说得对，这天是有些热了，回头我给他喝些藿香正气水。唉……人老了，多说几句就有点乏，我休息一会儿。”说完，他竟半眯起眼睛，不再搭理曾毅。

明日关注：一念之差失之交臂

## ●传记连载

### 邓小平传

(14)

■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而这时，蒋介石、何应钦等加紧策划以重庆为中心割据西南，胡宗南部也开始向四川收缩。

中央军委对进军西南的时机、作战方针和组织准备工作进行全面研究后，于六月十七日致电邓小平和刘伯承，提出：“二野西进时机似以九月为较适宜，一则准备时间较充裕；二则沿途那时才能有粮食；三则四野主力（七个军）九月可到郴州、赣州线，十一月可能占领广州，迫使广州伪政府迁至重庆，然后二野夺取重庆较为有利。”（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军委致华东局并告粟裕、张震、周骏鸣及刘伯承、邓小平、李达的电报，1949年6月17日。）

中央军委七月十六日正式下达向西南进军的指示，提出：陈赓部三个军，四野五个军“以深入广西、云南全歼白匪为目的，不和其他兵力相混。陈赓之另一个军在湘南境内可以参加作战，但不入广西，准备由郴州直出贵阳，以占领贵州为目标。陈赓的三个军则于完成广西作战后出昆明，以占领并经营云南为目标。”“刘邓共五十万人，除陈赓现率之四个军外，其主力决于九月取道湘西、鄂西、黔北入川，十一月可到，十二月可占重庆一带。另由贺龙率十万人左右入成都。由刘邓贺等同志组成西南局，经营川、滇、黔、康四省。”在这个《指示》中，中央军委针对国民党军力避决战的新特点，提出对中南、西南诸敌实行“远距离包围迂回”的作战方针。（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军委致林彪、邓子恢、萧克并告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的电报，1949年7月16日。）

两天后，二野前委发出关于进军西南的指示，要求各部队加强进军西南的政治动员、思想教育和军事、后勤运输等各方

面的准备工作。

八月一日，中共中央决定：西南局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刘伯承为第二书记，贺龙为第三书记，管辘云、贵、川、康四省及第二野战军全部、第一野战军一部共六十万人。（中共中央致华南分局并告华中局、华东局的电报，1949年8月1日。）

八月上旬，邓小平回到上海，旋即又到南京，和刘伯承一起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加紧领导和部署进军大西南的各项准备工作。

国民党统治集团在其军队主力丧失殆尽、江南不保的情况下，重温抗日战争时期偏安西南一隅的迷梦，倾力部署西南防御战略，为保住西南作最后的顽抗。这时，有九十万国民党军盘踞在西南。其部署是：蒋介石嫡系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部十四个军约十六万人布防于秦岭、汉中、川北一带，形成两道防线，对北面作重点防备；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张群所辖二十三个军约三十万人布防于巴东一带，其中以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所辖十四、二十兵团共六个军约十万人，控制鄂西巴东、恩施、咸丰一线，以川陕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孙震部三个军约四万人，控制巫山、万县一线；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部约十万人组织湘粤联防，凭借两广作为固守西南的掩护；以贵州绥靖公署主任谷正伦所属第十九兵团等部，沿贵州境内湘黔公路沿线设防；第十五兵团司令官罗广文部等置于南充等地，准备向川北或川东机动；另有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部、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部、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直属的几个军分别在昆明、雅安、宜宾、成都等地区担任守备任务。（未完待续）